

古典文學普及讀物

史記故事選譯

SHI JI GU SHI XUAN YI



史記故事選譯

SHI JI GU SHI XUAN YI

下 冊

中 華 書 局

史記故事選譯

下 册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學廠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787×1092 毫米 1/36·2 8/9 印張·48,000字

1959年9月第1版

1962年7月上海第9次印刷

印數：147,001—197,000 定價：(6) 0.28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189 62.4.重排字型

統一書号：10018·189

定價：0.28 元

7A116/10

目 次

赵氏孤儿.....	1
聶政刺俠累.....	11
火牛陣.....	20
优旃諫秦皇.....	29
韓信拜將.....	33
背水陣.....	45
大俠朱家.....	54
細柳營.....	61
灌夫罵座.....	66
飞將軍李广.....	84
后記.....	99

赵氏孤儿

这著名的故事是《赵世家》里的一段。《赵世家》记的是赵国发生过的一些大事。赵国，从公元前453年起，和韩国、魏国一起，把一个晋国分为三国。这段故事其实发生在晋国时期，也就是说，发生在赵国建立之前。因为讲到的孤儿是后来赵国的祖先，所以把它记在《赵世家》里。

故事里提到的晋灵公，是个无道昏君，赵盾是灵公手下的重要大臣。正直的赵盾受到灵公的迫害，逃出国都，他的族人赵穿气愤地把灵公杀掉。灵公死后，赵盾重回国都，立了灵公的叔父，叫做成公。这些都是前事。这个著名的故事发生在成公的儿子景公的时候。这时，赵盾也早已死去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通过赵、屠两大贵族之间的生死斗争，突出程婴和公孙杵臼等人的忠义的品质。他们坚定不移，机智英勇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千方百计地卫护赵氏孤儿，和邪恶势力顽强地对抗，到底获得了胜利。

根据历史情况分析，正义肯定是不在屠岸贾那一边，而是在赵氏这一边。因此，站在正义这一边，出生入死进行斗争的程婴和公孙杵臼，一直都受到了人民的敬爱，从元朝时候起，这个故事被写成各种戏曲，到处演唱。他们这种舍己为人、坚决卫护正义、抗击邪恶强暴的精神，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。

【譯文】

在春秋时代，晋国有个臣子叫屠岸賈，起初，他受到灵公的寵爱；到了景公时候，他做到了执掌全国刑法大权的司寇。他想要发动一次政变，就假托追究杀死灵公的凶手，来陷害曾經执掌过政权的赵盾的后代。

首先，他告訴那些將軍們說：“謀杀灵公的事，赵盾虽然不知情，但主犯还應該是他。臣子杀掉了君主，他的子孙現在居然还在朝廷里做官，这样，我們怎样来警戒其他犯罪的人呢？請大家同意我的意見，拿他們来問罪吧。”

另一个大臣韓厥却反对屠岸賈，他說：“灵公遇難的时候，赵盾正逃亡在外面，我們上一代的君主成公认为他沒有罪，所以不杀他。現在，你們要拿問他的后代，这就違背了成公的本意了。今天的做法，是胡搞；胡搞，就叫做違法乱紀。做臣子的要干这样重大的事情，却瞞着国君，不去报告他知曉，这就是目无君主。”

韓厥的話，屠岸賈毫不理睬。

韓厥就把这个陰謀告訴了赵盾的儿子赵朔，催促他赶快逃走。但是，赵朔不肯，却說：“您如果能不让赵家断絕香烟，我即使被害死，也沒有什么抱恨！”韓厥接受了赵朔的托付，就装病在家，不問朝政。

屠岸賈也沒有向景公請示，就自作主張地率領了將軍們圍攻下宮，把趙朔、趙同、趙括、趙嬰齊和他們的全家統統杀掉。

趙朔的妻子是成公的姐姐。這時，她正懷孕在身，就獨個兒逃進了王宮，在那里躲藏起來。

趙朔的門客當中有個叫公孫杵臼的，他對趙朔的朋友程嬰說：“你為什麼不殉難？”程嬰答道：“聽說趙夫人懷着孕，如果她幸而生下個男孩子，我還得好好地把他養大；如果生下的是個女孩子，那末，我慢一步再去尋死也不遲！”

隔不多久，趙朔的妻子生產了，果然生下個男孩子。屠岸賈听到了這個消息，立刻帶了人來到王宮搜索。那可憐的母親只好把孩子藏在褲子里，默默地禱告：“姓趙的該絕種，那你就哭吧；假如不該絕種，你就不要作聲！”等搜索到那裏的時候，孩子居然一聲不響。

搜索的危險挨過了，程嬰對公孫杵臼說：“這次他們撲了個空，以後必定還要再來，怎麼辦？”公孫杵臼道：“保全孤兒和一死報恩，哪一件困難呢？”程嬰說：“一死報恩容易，保全孤兒困難。”公孫杵臼道：“趙家的上代待您很好，那您就該勉為其難，擔當起保全孤兒的責任；我就做容易的，請您讓我去先死吧！”他們倆商量定了，就設法找到別人家的一个孩子，給他裹上了五顏六色的綉花包被，背着他躲藏到

深山里去。

計策都安排好了，程嬰就站出来告发。他哄騙將軍們說：“我不成材，不想給赵家撫养孤儿了。你們誰肯給我千兩黄金，我就說出那孩子的地方！”將軍們听了都很欢喜，答应了他的要求；立刻发兵，跟隨程嬰直向深山进发，捉拿公孙杵臼和那个孤儿。

公孙杵臼見到程嬰，就假装着破口大罵：“程嬰，你真是个小人！从前赵家一門在下宮遇難的時候，你舍不得死；叫我跟你共同策划把这个孩子藏起来，今天，你却又把我出卖！唉，即使你不能和我把这孩子养大，难道也忍心出卖他嗎？”他抱着孩子大叫：“天呀，天呀！赵家的孩子有什么罪过呢？請你們让他活下去吧，杀死我公孙杵臼一个人就算了！”將軍們哪里肯依，到底把公孙杵臼和那孩子一齐杀了。

这样，屠岸賈他們都以为赵家的孤儿确实已被杀掉，大家都很放心；其实，那个真正的赵氏孤儿却反而活着，終于由程嬰把他带到山中，一块儿躲藏起来。

过了十五年，有一次，景公害病了，他求神打卦来問病的吉凶。結果說：“大功臣的子孙受到冤屈的在作怪。”这句话的含义，景公不懂。他就問韓厥；韓厥知道赵氏孤儿还活在人間，就乘机进言：“在我們晋国，大功臣的后代受到冤屈的，恐怕指的就是赵家吧？赵家的祖先，从中衍开始，都是姓嬴。中衍的面

貌生得很古怪，人的臉，鳥的嘴。在商朝，他曾經幫助過大戊帝；到了周朝，他的子孫又做過周天子的臣子：他們都有很好的政績。到了暴虐無道的幽王和厲王時期，趙氏的祖先叔帶，離開了周朝，來到了晉國，在文侯手下做官。從此以後，一直到成公時期，趙氏一門，世世代代對晉國都有很大的貢獻；子孫也始終昌盛。到了今天，您卻獨獨讓趙氏這一系滅族絕種，全國的老百姓都很同情趙氏，感到悲痛，所以一卦就打出這樣的話來。現在究竟該怎麼辦，就只有請您考慮了！”景公聽了很驚奇，便問：“難道趙氏還有後代嗎？”韓厥就把公孫杵臼和程嬰保全趙氏孤兒的經過、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。

景公和韓厥商量，決定重立趙氏。把程嬰和趙家的孩子從深山里接回來，藏在王宮里。

就在這些日子里，將軍們都進宮來問候景公的病。景公趁這個機會，依靠了韓厥的軍隊，威脅將軍們，並且當眾宣布：趙氏孤兒，叫做趙武，還在人間。將軍們聽了都無可奈何，只是順着說：“當初下宮的事故，完全由屠岸賈一手造成，他假造了您的命令，指使我們干的；假如不是這樣，誰敢胡作非為？——不是因為您有病，我們本來也想請求您立個趙氏的後代；現在，您發布這樣的命令，正符合我們大家的願望。”景公就叫人把程嬰和趙武喊出來，拜見了將軍們。將軍們也就倒了過來，和程嬰、趙武站在一

起，发兵去圍攻屠岸賈，把屠家一門也都杀光。

赵氏的冤仇洗雪了，景公分給了赵武封地，恢复了赵家的地位，象从前一样。

又过了几年，赵武已經二十岁，在他举行冠礼之后，程嬰就向赵氏的家臣們告別，并且对赵武說：“当初下宮的事变，你父亲的朋友們都能够牺牲性命，我并不是怕死，只想为赵家留份香烟，立个后代。現在，你已經长大成人，又恢复了赵家原有的地位，我就應該去到地下报告你祖父和公孙叔叔了！”赵武听了，眼泪直流，跪着坚决請求程嬰打消这个主意：“我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馬报答您，您怎么忍心丢了我呢？”程嬰道：“不！公孙叔叔拿我看作能够担当大事的人，所以他放心先死了；我現在如果不去报告他，他会以为我的事情沒有成功。”到底，他还是自杀了。

程嬰死后，赵武万分悲痛，給他穿了三年孝服；并且，撥出了一个县城，規定租稅收入作为供祭程嬰的費用，每逢春秋季节按时供祭，世世代代都不中斷。

【原文】

屠岸賈(古gǔ)者，始有寵于灵公(晋国国君)。及至于(等到)景公(灵公的弟兄輩)，而賈为司寇(管刑法的长官)。将作难(南去nàn，发动政变)，乃治(追究)灵公之賊(杀灵公的凶手)以致(牽連，陷害)

赵盾。遍告諸將曰：“盾虽不知，犹为(还是)賊首。以臣弑(师去 shì, 杀)君，子孙在朝，何以懲罪？請誅(懲办)之。”韓厥(晋国大臣)曰：“灵公遇賊，赵盾在外，吾先君(景公的父亲成公)以为无罪，故不誅。今諸君將誅其后(后代)，是(这)非先君之意。而今妄(胡乱)誅；妄誅，謂之(叫做)乱。臣有大事而君(景公)不聞，是无君也。”屠岸賈不听。

韓厥告赵朔(赵盾的儿子)，促亡(逃走)。朔不肯，曰：“子(您)必不絕赵祀(思去 sì, 赵家的香烟)，朔死不恨！”韓厥許諾(懦去 nuò, 答应)，称疾(假托生病)不出。賈不請(請示)而擅(山去 shàn, 自作主張)与諸將攻赵氏于下宮，杀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嬰齐，皆灭其族。赵朔妻成公姊，有遺腹(怀着遺腹子)，走(逃到)公宮(晋国的王宮)匿(你去 nì, 躲藏)。

赵朔客(門下食客)曰(名叫)公孙杵(初上 chǔ)曰。杵曰謂朔友人程嬰曰：“胡(为什么)不死？”程嬰曰：“朔之妇有遺腹，若幸而男，吾奉之(奉养他)；即(假使)女也，吾徐(慢慢)死耳(罢了)。”

居无何(过了不久)，而朔妇媿身(产子)，生男。屠岸賈聞之，索(搜尋)于宮中。夫人(赵朔

妻)置儿褲中,祝(禱告)曰:“赵宗灭乎,若(你)号(好阳 hào,哭);即不灭,若无声。”及索,儿竟(居然)无声。

已脫(脫險),程嬰謂公孙杵臼曰:“今一索不得,后必且(將)复索之,奈何(怎么办)?”公孙杵臼曰:“立孤(教养孤儿成人)与死孰(哪一件)难?”程嬰曰:“死易,立孤难耳(啊)。”公孙杵臼曰:“赵氏先君遇(待)子厚,子强(枪上qiǎng,勉强)为其难者;吾为其易者,請先死!”乃(于是)二人謀取他人(別人)嬰兒負之(把他背着),衣(衣去yì,裹)以文葆(綉花的包被),匿山中。

程嬰出,謬(miù,假装)为諸將軍曰:“嬰不肖(小去xiào,沒有才德),不能立赵孤。誰能与(給)我千金,吾告赵氏孤处。”諸將皆喜,許之,发师(軍隊)随程嬰攻公孙杵臼。杵臼謬曰:“小人哉程嬰!昔下宮之难(南去nàn,赵朔等人被杀)不能死,与我謀匿赵氏孤儿,今又卖(出卖)我!纵(即使)不能立,而忍卖之(指孤儿)乎!”抱儿呼曰:“天乎!天乎!赵氏孤儿何罪?請活之(让他活下去),独杀杵臼可也!”諸將不許,遂(就)杀杵臼与孤儿。諸將以为赵氏孤儿良(确实)已死,皆喜。然赵氏真孤乃反(却反而)在,

程嬰卒(到底)与俱(一起)匿山中。

居十五年，晋景公疾，卜(古人迷信，依据现象推测未来吉凶)之：“大业(大功臣)之后不遂者(受到冤屈)为崇(虽去 suì，暗中作怪)。”景公问韩厥，厥知赵孤在，乃曰：“大业之后在晋絕祀者，其(恐怕是)赵氏乎？夫(夫阳 fú，发語詞)自中衍(烟上 yǎn，赵氏的祖先)者，皆嬴(英阳 yíng)姓也。中衍人面鳥喙(州去 zhòu，鳥嘴)，降(往后)佐(輔助)殷(商朝后期)帝大戊，及周天子，皆有明德(好德行)；下及幽、厉(西周的幽王和厉王)无道(暴虐)，而叔带去(离开)周适(到)晋，事(侍奉)先君文侯；至于成公，世有立功，未尝絕祀。今吾君独灭赵宗，国人哀之，故現龟策(打卦用的龟甲和蓍〔师 shī〕草)。唯君图(考虑)之。”景公问：“赵尙有后子孙乎？”韩厥具(完全)以实告。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謀立赵孤儿，召(唤来)而匿之宮中。

諸将入問疾，景公因(依靠)韩厥之众(部队)以胁(写阳 xié，威迫)諸将而現赵孤——赵孤名曰武。諸将不得已，乃曰：“昔下宮之难(南去 nán)，屠岸賈为之，矯(交上 jiǎo，假托)君命，并命群臣(諸将自称)；非然(要不是这样)，孰(誰)敢作难(南去 nán)？微(不是因为)君之疾，群臣固(本来)

且(将)請立赵后。今君有命，群臣之愿也。”于是召赵武、程嬰遍拜諸将；遂反与程嬰、赵武攻屠岸賈，灭其族。复与赵武田邑如故(象从前一样)。

及赵武冠(关去 guàn, 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)，为成人，程嬰乃辞諸大夫(赵氏的家臣)，謂赵武曰：“昔下宮之难(南去 nán)，皆能死。我非不能死，我思立赵氏之后。今赵武既立，为成人，复故位，我将下(往地下)报(报告)赵宣孟(赵盾)与公孙杵臼！”赵武啼泣頓首(叩头)固請(坚决請求)曰：“武愿苦筋骨以报(报答)子至死，而子忍去我死乎？”程嬰曰：“不可！彼(指杵臼)以我为能成事，故先我死。今我不报，是以我事为不成。”遂自杀。赵武服(穿丧服)齐衰(子阴催 zīcuī, 孙子穿的丧服，規定一年)三年，为之(指程嬰)祭邑(租稅收入作为供祭費用的封地)，春秋祀之，世世勿絕。

聶政刺俠累

下面是从《刺客列傳》里选出来的。这是另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。它的震动人心的情节，也被改写成了多种戏曲形式。

在《刺客列傳》里，司馬迁着力写出了五个轰轰烈烈的英雄人物。聶政是其中的一个。象作者描繪的，他是那么有信用，有胆量，豪迈地接受了严仲子的委托，独自一个人，凭着一把宝剑，进入韩国，在森严的戒备之下，刺死国相韓俠累，給知己的朋友报复了仇恨。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思想，今天需要批判，但是不能用来苛求古人。

作者还同时化了相当多的笔墨来写他的姐姐聶荣，并且热情地赞叹了她。

严仲子和韓俠累之間究竟有什么仇怨？关于这点，《战国策》比《史記》交代得清楚。照《战国策·韓策》里說：严仲子議論政务，能够正直地指出是非曲直，他当面批評过韓俠累的严重錯誤，俠累就在朝堂上无礼地辱罵他，激得他拔出宝剑要砍杀俠累，經旁人阻拦才解救下来。这不仅具体解釋了《史記》里的“有隙”两字，而且也說明了他們結怨的来由和是非的所在，对我们探索主题思想能有切实的帮助。

【譯文】

聶政，是韩国軹邑深井里地方的人。他因为杀

了人，躲开仇人的报复，就帶了他的母亲和姐姐一同逃到齐国，当了卖肉的屠夫，靠此为生。

隔了很久，韓哀侯的大臣濮阳人严仲子，和韓國的国相俠累有了仇恨。他恐怕遭到俠累的杀害，就逃亡出去，周游列国，四处找寻能够給他报仇雪恨的能人。他到了齐国，听到有人提起聶政，說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勇士，为了躲避仇人，隱姓埋名，混在一班卖肉的屠夫中間。

严仲子打听清楚了，就好几次上門拜訪聶政。接着，他又办了酒菜，送給聶政的母亲，并且亲自給她敬酒。正当大家喝得高兴的时候，严仲子捧出二千两黄金，走到聶政的母亲面前，献給她，說是对她老人家表示一点敬意。聶政看到这样的厚礼，心里感到十分惊奇，就坚决地不肯接受。严仲子一再要献，聶政只是百般推辞，說道：“我很幸运，还有个年老的娘亲，因为家里穷，到齐国来找生活，干上这个卖肉的行当，倒也可以每天买些儿精美的食品奉养她老人家。我們并不缺少什么，怎么敢受您这份賞賜呢！”

严仲子避开了旁人，乘机对聶政說：“我为了仇人，逃亡在外面，到过好几个国家，經過的地方可真不少，只有到了齐国，才听到象您这样侠义的名声。送上这份黄金，不过給老太太买点儿粗粮，借此想同您結个朋友，怎敢有什么別的要求呢？”

聶政說：“我消磨了自己的志气，污辱了自己的